

寒星冷月仇

【台湾】陈青云 著

上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陈青云作品集

寒心冷月仇

(上)



(台湾) 陈青云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内蒙古)新登字 004 号

(内蒙古)版贸图字[05-1995-1]号

陈青云作品集
寒星冷月仇

著 者 陈青云

责任编辑 文 奇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0

字 数 610 千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册

ISBN7-80506-440-7/I·175

定 价 45.00 元 (上、下)

内 容 提 要

少年陈霖随母到“血池”畔的“生死坪”寻找失踪的父亲，不幸被“四毒书生”发现，母被迫自尽，陈霖也被逼下“血池”。但机缘巧合，陈霖不仅未死，反而成为三百年前震惊武林的一代魔尊——“血魔”的传人，炼成骇世奇功——“血影神功”。

数年后陈霖重入江湖，为报母仇，与江湖黑道邪派“白骨教”、“赤夜教”、“和合会”等展开殊死厮杀，同时也被正派的“少林”、“武当”等七大门派误会、围攻。

在步步惊魂的江湖上，他先后巧遇妩媚动人的吴如琼，美若幽兰的梦玲，机灵可人的钟小翠，绝艳迷人而又神密的少妇……使其在爱恨之间难以决择。当证实父亲被害，仇人就是无恶不作的“百幻书生”等人时，陈霖毅然运起“血影神功”，闯入仇人摆下的“白骨锁魂大阵”。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稚子血泪	(3)
第二章 神秘血池	(42)
第三章 煞星高照	(84)
第四章 春潮泛滥	(124)
第五章 天音怪叟	(163)
第六章 蒙面怪客	(203)
第七章 血影飞魔	(243)
第八章 伊人何处	(283)
第九章 绝色少妇	(323)
第十章 绝处逢生	(363)
第十一章 烈阳神火	(401)
第十二章 天性不泯	(477)
第十三章 饮啄前定	(518)
第十四章 步步惊魂	(558)
第十五章 离心六魅	(598)
第十六章 罗刹血令	(638)
第十七章 元凶现形	(679)
第十八章 变生肘腋	(720)
第十九章 彩衣怪尼	(759)

第二十章 癡道狂僧·····	(799)
第二十一章 活捉四毒·····	(841)
第二十二章 情天留恨·····	(881)
第二十三章 曲終人散·····	(918)

楔 子

血池！血池！这充满着恐怖意味的古怪名字！

难道它是由鲜血汇积而成的池？不是！它是一个天然的池。

血池——只有一亩地大小。四周是壁立千仞的峭岩，把血池圈在正中，像一口井，水呈殷红之色，红得像鲜血，不停的波动滚沸，使人不敢俯视。

据武林故老相传，三百年前搅得武林一片血雨腥风，使上千的黑白高手丧命的一代魔尊“血魔”，就曾是这“血池”之主。

血池！实在的真相究竟如何，迄无人知，无数年代以来，不断的有那些富有冒险犯难精神的武林人物，千方百计，下得千仞绝壁，想揭开“血池”之谜，但他们有去无回，一一丧命在这恐怖而神秘的池中。

在池的东面壁顶，有一块半亩大的小坪，叫做“生死坪”。

三百年前，武林中空前的恐怖人物“血魔”，被当时十三个门派的顶尖高手和数以百计的其他黑白道高手，围攻于“生死坪”，激斗三昼夜，最后“血魔”终于身负重伤而自动跳落“血池”之中，而这一役武林中的精英，几乎损失殆尽，元气大伤。

“血魔”从此不再出现江湖，他的生死，成了一个谜！

时至今日，武林中谈起“血魔”来，仍有不寒而栗之感！但由于年代的湮远，可以断定这魔尊已不在人间，同时也没有传人出

现过。

“生死坪”却成了江湖中解决是非恩怨的决斗场所，败的一方不是被活生生的逼下“血池”，就是被抛尸池中，永远灭迹，胜的一方可不虞报复。

江湖中是非无了无休，决斗的人也代代不绝。

这其中，当然有不少是不公平的决斗，因之惨绝人寰的悲剧，也层出不穷。

再加上传说中“血魔”的冠盖武林的身手，可能有秘笈一类的东西，存在于“血池”之内，所以一些心存非份之辈，也不断的甘冒生命之险，窥探“血池”，如果能幸运的获得“血魔”的遗留武学，将可称尊武林！但，他们有去无回。

所以……血池之中，到底被埋葬了多少高手，无从估计！

生死坪上的惨剧，也不断的上演！恩恩怨怨，永无休止。

第一章 稚子血泪

序属深秋，草木枯槁，人目一片萧索凄凉，看不到半丝绿意，只剩下些枯枝秃干，在西风里颤抖，摇曳！

但，大别山中，松涛绿浪，仍然一片郁郁苍苍，似乎秋的脚步到不了这里。

这时，正有一大一小两条人影，在这崇山叠峰之中，缓慢的爬行！

那小的人影，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幼童，生得唇红齿白，丰额广颐，鼻若悬胆，目如点漆，肌理白润，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聪慧绝伦的小可人儿。

傍着他的，却是一个全身黑色衣袂，外罩玄色风氅，脸蒙黑纱的妇人！

她们是谁？

为什么行脚在这崇峰峻岭之间？

黑衣妇人，一手牵着那幼童，另一只手攀藤附葛，艰辛的向上爬，每爬行一段，必停下来呛咳一阵，状极狼狈。

那幼童稚嫩的脸上，一片忧苦惘然之色，忽然仰起小脸道：“妈，你身体不好，一年不来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每年都要来一趟啊？”

黑衣妇人，发出一声幽幽的长叹，语带悲哽的道：“霖儿，妈恐怕……不行……也许这是最后的一次，怎能不……”

“妈，你每年到这怕人的血池旁站上一天半日，到底是为了什么啊？”

“霖儿，现在你还小，不要问，有一天妈会告诉你的！”

“妈几年前就说这同样的话，到底我到什么时候才算不小呢？”

“霖儿，到应该告诉你的时候，妈会告诉你，走吧！”

那叫霖儿的幼童，嘟起一张小嘴，大眼骨碌碌的向他妈妈转了几转，像是非常失望般的在喉里嗯了一声，无可奈何的随着妈妈向上爬。

母子俩喘着气，艰辛万状的爬了一峰又一峰，越过一涧又一涧！

终于，一丛黝黑的山峰在望！

“妈，快到了！”

“是的，孩子，你累吗？”

幼童本已疲惫不堪，闻言胸脯一挺，头一抬，上气不接下气的道：“不！妈，我不累，倒是妈您看您的手在流着血哩！”

“孩子，被荆棘划破了一点点算得了什么，如果在当年，妈没有得病的时候，这山岭又算得了……唉！当年，不堪回首……唉……”

说着，又是一阵剧烈的呛咳！

幼童惶恐无限的看了黑衣妇人一眼，用手背拭着泪，在他小小的心灵里，似乎有一个不祥的阴影，他怕他妈妈会……他不敢往下想！

渐渐，已接近那丛黑色峰岩之前。

他禁不住又问道：“妈！你不是说爸爸会回来的，但盼望了这么多年，他仍然连影子都不见，您说，爸究竟是去了什么地方？为什么去得这么久？”

黑衣妇人，娇躯一阵激颤，泪水从面纱之后，悄悄滚落，半晌

才答非所问的道：“霖儿，快到了！”

那幼童面上顿时泛起一丝喜色，但瞬即又变为迷惘凝重的道：“妈，您今天一定要告诉我，我到底姓什么？”

黑衣妇人痛苦的呻吟了一声，道：“霖儿，迟早……”

幼童似已横定了心，干脆赖着往岩石上一坐，眼圈一红道：“妈如果不告诉霖儿，霖儿就不走走。”

黑衣妇人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道：“姓陈！”

幼童欢然道：“啊，妈，那我该叫陈霖了是吗？那爸爸的名字呢？”

“孩子，你要妈……伤……心……”

幼童忙不迭的站起身来道：“妈，不要难过，霖儿不再问就是了！”

母子两人，又默默的向上爬升，半刻之后，居然到达了那黝黑的岩石叠聚而成的峰顶之上，眼前是一个半亩地大小的石坪，从石坪的边缘下望，一方血红的水池，遽呈眼帘，沸沸扬扬，翻滚不休，极像一锅煮沸了的血。

池的四周，全是峭壁陡岩，平滑如刀砍斧削，深可千仞。

母子两人，站立在石坪的边缘，那叫陈霖的幼童，紧紧闭上一双大眼，牵着他妈妈的衣角，不敢再往下看。

黑衣妇人，徐徐除下面纱，露出一个花朵儿也为之失色的极美面庞来，她虽是三十出头的妇人，而且眉目之间，带着极重的恨怨交织之气，颜色憔悴，但却掩不住她的国色天姿，绝世芳容，美，美得足以颠倒众生。

黑衣美妇，除去面纱之后，双目凝注下面的血池，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簌簌而落，双腿似乎不能支持她的体重，如风中弱柳般，摇摆不已。

幼童这时睁开眼来，仰脸望着他妈妈的面庞，也跟着落起泪来，但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她的妈妈每年都要来这恐怖的地方

一次,而且每次来都要向着那像血水似的池子伤心饮泣,他不敢问,他知道妈妈不会告诉他,问了反而使妈妈更伤心。

地惨天愁,空气也被染上了悲凄的色彩,此情此景,铁石人见了也会动容。

一片乌云,掩住了日光,峰岭林壑,顿现一片昏昧幽暗之色。

似乎天也为这对母子叹息!

黑衣妇人突然转过带雨梨花似的泪脸,注视着幼童半晌,悲声道:“霖儿,如果有一天妈离你而去,你要勇敢的活下去,坚强的活下去,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妈妈期望你将来能学成惊人绝艺……”

幼童面上一片惶恐的道:“妈,您要去哪里,不要霖儿去吗?”

黑衣少妇,以手抚着幼童的头顶,朱唇紧抿,不住的吞咽着苦涩的口水,粉面上的肌肉,不停抽动,竭力忍住锥心刺骨的悲伤,好半晌才道:“孩子,妈是说着玩的,妈不会离开你!”

幼童并未因这句话而消去了他小小心灵的疑虑,仍然愁眉苦脸的望着他妈妈。

蓦在此刻……

四条人影,如鬼魅般的飘身上坪,不带任何声息!

人影立定之后,可以看出是四个面容诡谲,目如鹰鹫的中年儒士,各着青白灰黑四色儒衫,肋下分别佩着剑、笛、箫、尺,四样东西。

四个中年儒生,看了这母子一眼之后,齐齐发出一声惊“噫!”

黑衣妇人闻声回顾,一面忙不迭的取出面纱……

其中白色儒衫佩剑的中年书生脱口道:“武林之花郭漱玉!”

黑衣妇人,花容惨变,娇躯乱抖,显然惊怖至极,行藏已露,戴面纱也无用了。

幼童漆黑的双瞳,看看眼前的人,又看看妈妈,他倒不感到

可怕,轻声道:“妈妈,他们说谁是武林之花?”

黑衣妇人,眼中射出骇人至极的怨毒光芒,盯视着四个中年书生,对于幼童的问话,置若罔闻。

另一个青衫佩箫的书生,阴阴一笑之后,向其余三个书生道:“我四兄弟真是艳福无边,想不到在此得遇武林第一美人,十载相思,如愿以偿,哈哈!良缘天赐,可遇而不可求!”

四书生同时纵声而笑。

幼童的双眼,睁得滚圆,不安的一扯黑衣妇人的衣袖道:“妈,他们说您是武林之花?”

黑衣妇人痛苦的“嗯!”了一声,双目仍紧紧注定四人。

白衣佩剑书生皮笑肉不笑的向黑衣妇人一点首道:“郭漱玉,昔年在下苦苦追求,未蒙青睐,还被你讥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哈哈,今天四只癞蛤蟆碰上一只死天鹅,将分而食之,哈哈……”

四双色迷迷的眼睛,齐齐射向“武林之花郭漱玉”。

“武林之花郭漱玉”一双秀目,几乎瞪出血来,浑身冷汗直冒,她万没料到对方竟然起了这种禽兽不如的邪心,而自己被病魔缠绕了近十年,功力已消失了大半,决不是这四个衣冠禽兽之敌,万一……她不敢再往下想。

那灰色儒衫肋下佩一只铁笛的书生,色迷迷的一笑道:“武林之花,到底夫妻情重,巴巴的赶来团聚,嘿嘿,等我们兄弟了却心愿之后,一定会成全你的,你身边的娃儿,想是你的令公子了,哈哈,一并成全!一并成全!”

“武林之花郭漱玉”芳心片碎,紧紧的拉着幼童的手,咬牙切齿的向对方道:“畜生,我漱玉恨不能生啖你等之肉,死啗你等之魂……”

白衣中年书生,嘻嘻一笑道:“郭漱玉,我兄弟不耐久候,你是自己就范,还是要我兄弟动手?”

“武林之花郭漱玉”眼角竟然渗出血来，娇躯摇摇晃晃的向后退了两步，只要再退三步，就得葬身血池，幼童这时已看出端倪，这四个中年书生，将不利于他母子，小脸之上，竟然透出一种惊怖怨毒交集之色，仰脸一看他妈妈那副惨厉之容，小手戟指那四个中年书生道：“等我长大了，学成很高的本领，我要杀你们！”

四个中年书生不由哈哈一阵狂笑，其中黑衣书生扮了一个鬼脸道：“小兔崽子，你长不大了，你永远只有这么大！”

说完又是一阵狂笑！

幼童当然听不懂对方言中之意，小眼圆睁道：“你们敢欺负我妈妈，你们就等着瞧！”

“武林之花郭漱玉”这时心如油煎，眼看受辱在所难免，唯一的办法，只有跳落“血池”之中，一死以求解脱，但她想及身边的爱儿时，却又狠不下这个心肠，如果母子双双投池一死，陈家岂不绝了后，放着十年前的一段血仇，又由谁去报？

不死吧！自己受辱不说，最终母子还是难逃一死，她知道这四个中年书生决不会放过她的爱儿，而留下一条祸根。

十年来，她含辛茹苦，抚养爱子陈霖，目的是要他将来能复血仇，她自己知道本身功力有限，而爱子却是根骨奇佳，秉赋天生，如遇明师造就，不定成为武林奇葩，所以她一直不曾传他一招半式，怕的是糟塌了爱子的前途，因为扎根基的功夫，如果误传的话，会影响以后所学，所以至今陈霖仍是一块浑金朴玉，但文事方面，却教了不少。

“武林之花郭漱玉”想在面临着“死亡”，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不由仰首苍穹，歇斯底里的狂呼道：“苍天无眼，苍天无眼，苍天……”

四个中年书主，互望了一眼之后，呈半月形之势，向这一对母子欺去。

幼童陈霖小脸紫涨，恨恨的望着对方，他已意识到危机迫在

眉睫,反而没有害怕惊恐的神色,代之的是恨、怨、怒,这就是他异于常人的地方。

“武林之花郭漱玉”又不由自主的向后退了两步,这时距悬崖边缘,仅一步之差,下面是恐怖神秘的“血池”,她面容凄厉如鬼,嘶声道:“恶魔,畜牲,我做鬼之后决不放过你们!”

四个中年书生,深恐对方跃入血池,使好梦成空,不能逞其兽欲,也不由自主的停下身形,八只饿狼似的眼睛,怔怔的瞪着猎物,筹思对策。

双方的距离,不及一丈。

青衫书生朝靠得最近的白衫书生使了一个眼色,满脸奸笑的向“武林之花”道:“郭漱玉,如果你肯乖乖答应我弟兄的要求,使我弟兄了却夙愿,放你母子一条生路如何?”说完目不稍瞬紧盯着对方,静待答复。

“武林之花郭漱玉”目眦尽裂,微微渗出血水,怨毒至极的道:“畜牲,禽兽,我死后变厉鬼再来寻你们算帐!”

就在“武林之花郭漱玉”说话稍一分神之际,白衫书生,遽起发难,只见白影一闪,从斜里电疾欺身到母子俩的右后角度,猛挥一掌。

一声闷哼,夹着小孩的尖叫声传处,“武林之花”母子,被震得直向坪中央踉跄跌扑过去,白黑两衫书生,立即占住了靠“血池”的方向。

“武林之花郭漱玉”一时犹豫,致被对方所乘,现在连想死都办不到了!

她想起即将来临的惨酷命运,宛若万箭攒心,千剑刺体。

陈霖是一个毫无武功根底的小孩,方才这一震,早已头晕目眩,浑身疼痛如拆,所幸他是立身在他妈妈的左侧,所以没有承受劲锋,否则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白衫书生阴恻恻的一笑道:“美人儿,你认命了吧!”

“武林之花郭漱玉”早已存了一死全节的心，玉齿一挫，猝然出掌向白衫书生挥去，虽说她久病缠身，功力已不及昔年的一半，但这拼命的一掌，也未可轻视。

事出仓促，白衫书生被迫的向左闪身回避，“武林之花”一手拉定爱子，就乘这一隙之机，向悬崖边缘纵去。

“美人儿，你可千万别寻死！”

话声中，堵在悬崖边缘另一端的黑衫书生身形半转，双掌齐扬，劈出一道如山劲气，“武林之花”的娇躯连同陈霖又被卷得倒翻而回。

灰衫书生身形如鬼魅般向立脚未稳的“武林之花”母子飘去，出手如电，尖叫声中，已把陈霖像老鹰攫小鸡般的抓在手中。

“武林之花”悲嘶一声：“恶魔，你敢伤我爱子！”飞身疾扑过去！

“慢来！”

青衫书生从侧方挥出一道掌风，势强劲猛，如怒海狂涛，疾卷向“武林之花”。

“武林之花”心切爱子被攫，亡命猛扑，恰与青衫书生劈出的掌风迎个正着，惨嗥声中，张口射出一股血箭，“砰！”的一声，摔落石坪之中，一股母性爱的力量，支持着她仆而又起，正待……

后面的白衫书生和侧方的青衫书生，双双闪电般欺近身去——一人执了她的一只手臂。

“武林之花”风鬓委地，钗落发散，口角襟前，血迹殷然，凄厉如鬼，狠命的挣扎，但却脱不了两书生的手。

幼童陈霖被灰衫书生倒提在手中，力挣不脱，情急之下，双手就势向灰衫书生的腿上抱去，张口就咬，鲜血随口而冒。

灰衫书生痛得“嗯哼！”了一声，怒喝一声：“小鬼，去你的吧！”手一抡一松，陈霖被凌空抛出去三丈之外，“叭哒！”一声，寂然不动。

“武林之花郭漱玉”见爱子惨遭丧命，顿时胆裂魂飞，肝肠寸断，理性全失，张口就向白衫书生抓住自己右臂的手咬去！左足猛踹左面的青衫书生。

两书生手劲加紧，向后反扭，“武林之花”立被制住，分毫不能动弹。

黑衫书生闪着一双被欲火烧红了的野兽般的眼睛，一步一步向“武林之花”身前走去。

“武林之花”见爱子已遭横死，而自己又将要被禽兽不如的四个中年书生蹂躏，不由目眦尽裂，眼角鲜血直冒，力竭声嘶的道：“畜生，恶魔……”

“嗤！”的一声，衣衫已被黑衫书生从胸前撕开，凝脂白玉也似的酥胸顿告裸露，一对新剥鸡头毅的玉峰，巍然耸出。

看的其余的三个书生，齐吞了一口唾沫。

白衫书生高声嚷道：“列位，这头筹应该让给我！”

其余三个书生互望了一眼，默不作声。

“武林之花郭漱玉”眼看惨绝人寰的事，立即就要临头，如不当机立断，被对方点上穴道的话，将死活都难，芳心一横，嚼断了舌根，鲜血如泉，狂喷而出。

四个书生不虞有此，齐齐惊呼出声。

那边被掷飞的陈霖并没有死，恰在这时，微微睁开双目，见状不由魂飞魄散，小口连张，但却叫不出声者，身躯宛若被拆散了一般，分毫不能动弹，一双漆黑的大眼睁得滚圆，尽是怨毒之光……

“武林之花郭漱玉”篷首虚软下垂，显然已断了气，分执着她手臂的青衫和白衫书生，口里“嘿！”了一声，双双一松手，“砰！”的一声，娇躯仰面栽倒，只见她血眼圆睁未合，死不瞑目。四个中年书生，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

白衫书生一顿脚道：“早该点了她的穴道，喂！坐令一朵武